牧齋初學集

牧齋初學集卷第一百五

太祖實錄辨證五

洪武十三年九月永嘉侯朱亮祖病卒

實錄記亮祖之歿以爲病卒而　高皇帝壙志則曰朕怒而鞭之父子俱亡亮祖父子之死　高皇帝未嘗諱也實錄云　上親製壙志仍以侯禮賜葬後有讀御製文集者則可考而知之矣亦所所謂諱而不沒其實者與亮祖在鎮不法爲道同所論列　上雖怒之亦但知其爲胡惟庸所使擅專貪取而已二十

三年正月其次子昱始以胡黨事提問則知亮祖之坐胡黨亦發于二十三年也鄭曉異姓諸侯傳云罷職居江寧又坐胡黨十三年卒影響傳會似是而實非不可以不正 太祖手朱文正云鞭後而故于朱亮祖亦云朕怒而鞭之父子俱亡葢皆斃于杖下也 太祖不諱而 國史槩從諱詞何哉

十三年四月改封胡美爲臨川侯

胡美實錄不載所終開國功臣錄異姓諸侯傳俱云二十六年卒王世貞功臣表云二十

六年坐藍黨論死國除今按　高皇帝手詔
則美於洪武十七年以犯禁伏誅而据吳也
先之招原係臨川侯火者十七年本官爲事
撥李太師家其證佐甚明是知諸書皆繆而
功臣表藍黨之說尤爲無稽又按鄭曉異姓
諸侯傳云十三年董建潭王府後坐黨事二
十六年卒美于十七年伏誅而胡黨之發露
則在二十三年相去已七年矣鄭所記甚繆
今竝正之
洪武十三年七月復封鄭遇春爲滎陽侯

按遇春與陸亨唐勝宗俱以多起驛馬降充指揮發山西捕四達于此洪武八九年間事見于庚午詔書及姦黨錄諸招者也實錄畧載仲亨事而不及勝宗遇春獨于十三年七月書復封鄭遇春爲滎陽侯而不詳其謫降之故惟十年五月番酋寇凉州書指揮鄭遇春擊却之六年書滎陽侯鄭遇春仍守朔州而十年書指揮者葢遇春奪爵之後降爲指揮守凉州也考之諸招仲亨三侯俱以八年責降九年復爵詔書亦云期年取回復爵遇

春家人楊保兒招亦云九年回京實錄書遇
春之復爵乃在十三年何也九年復爵則十
年又何以書指揮也豈實錄前後錯互其不
書于八年九年者爲脫畧而書于十年十三
年者爲贅誤耶開國功臣錄亦記十三年復
封與實錄合鄭曉異姓諸侯傳則云坐累奪
爵逾年復侯鄭所据者蓋庚午詔書也
洪武十五年三月命濟寧侯顧時子敬襲爵
實錄不載敬所終按昭示姦黨錄老濟寧侯
妻舅李賽兒招云姉夫領大舍顧敬時嘗到

丞相家商議十九年五月小濟寧侯以給親
具奏今因事發提問則二十三年敬以胡黨
連坐明矣推國史不書卒之例則敬之伏法
可知鄭曉異姓諸侯傳云先是坐黨　上特
釋時以故子得嗣侯後竟除時歿時黨事未
發故身得贈謚子得嗣侯安有黨事已敗而
獨釋時之理乎鄭氏之傳妄矣然庚午詔書
獨列顧時而不及其子敬者何也蓋當時諸
小侯從胡謀逆者若顧時之子敬陳德之子
鏞楊璟之子通皆其父謀逆而其子亦與謀

故詔書列其父而不及其子舉其重而書之也至如申國公鄧鎮小淮安侯華中則其父不與逆而其子自爲之也故獨列其子之名以著其爲首惡也詔書之書法簡嚴眞不減于春秋矣

洪武十七年三月戊戌朔曹國公李文忠薨

按曹國之薨　太祖痛悼輟朝恩卹備至而王世貞史乘考誤載野史云文忠多招納士人門下　上聞而弗善也又勸　上裁省内臣　上大怒盡殺其門客文忠驚悸暴卒

上殺諸醫及侍者百人世貞初疑其誣後以十九年景隆襲爵誥文考之而知野史之言有自來也誥云非智非謙幾累社稷身不免而自終又云爾其鑒前人之失保爾富貴太祖之叮嚀告誡不釋然於曹國也可謂深切著明矣曰身不免而自終其與夫獲考令終者則有間矣俞本記事錄云文忠病淮安侯華中侍疾進藥　上疑其有毒致薨貶淮安侯放家屬于建昌衛醫士全家被誅淮安進藥之事與劉誠意之死狀略同胡惟庸之

毒誠意也奉　上命挾醫而往淮安之侍藥豈亦傳　上命耶惟庸之於誠意淮安之於曹國與夫德慶之於龍鳳辛皆用以致辟豈其事亦有相類者耶若曹國得罪之故史家闕如無可徵考吾不得而知之矣嗚呼親則甥舅功則元勳歿享大烝生傳帶礪五刑無隱誰薄衛醫之鴆萬歲爲期如賜漢儀之酒若乃中山馬肝之謗開平杜郵之疑汲冢之科斗與孔壁而竝傳隱桓之異辭徵寶書而莫辨悠悠百世可爲隕涕者也

洪武十七年四月進封征南功臣傅友德等

洪武十二年封仇成等十二侯惟成以舊勳餘皆以征西有功也食祿皆二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至十七年四月論征雲南功進封潁川侯傅友德爲潁國公副總兵永昌侯藍玉安慶侯仇成定遠侯王弼等先爲有功身受侯封今功著南征當爵及子孫食祿二千五百石仍各賜鐵券實錄但舉永昌安慶定遠三侯而不及其他然其他多世襲如安陸侯之子傑宣國侯之子鎭則皆以十九年四

月襲封矣鳳翔侯之孫綱宣德十年猶乞襲

封矣蓋十二侯皆于十七年論功加世爵而

實錄紀之從省文耳安陸宣德皆先卒其功

自當與十二侯竝論考襲封底簿自明

洪武二十年靖寧侯葉昇進討東川諸蠻平之

黄金開國功臣錄載梁國公胡顯以洪武二

十一年討東川功得封顯昭敬皇妃之父也

顯之姓氏始終不見於實錄考實錄二十一

年討東川者靖寧景川也二十二年討九溪

者靖寧東川普定也靖寧獨得賊首領賞最

厚不聞援信國頼國之例自徼倖進封而從征之胡顯以椒房故獵封大國　聖祖愼鄭名器豈宜有此且國封大事國史雖多脫略寧有没而不書之理耶二十三年五月詔書自三年大封以後條例封公侯者凡五十七人獨不及顯洪武末年封爵詔書不載者惟永定越雋二侯皆二十三年五月以後封者也顯果以二十二年七月封何不在建功一十五人之列耶顯之不封此其明證也王世貞云据兵部黄及胡氏親供甚明余考吏部

公侯伯襲封底簿皆据　兵部貼黃絶無梁國
襲封始末王氏又何從見之斯亦妄矣又按
楚昭王行實云王生母　昭敬太充妃胡氏都
指揮同知胡顯之女昭　王行實爲王孫季埦
所編載充妃爲顯之女而開國功臣錄謂充
妃爲泉之妹顯之姑則紕繆甚矣行實稱顯
止云都指揮同知則其未嘗開國封又明矣
行實載昭王事蹟甚詳若有入奏召還胡顯
之事安得不備載耶其爲傅會無疑也余故
据楚昭王行實合之國史詔書徑削去之恐

後人尚承其譌故存其辨于靖寧之後
洪武二十一年十月常昇襲封開國公
按實錄昇自二十一年襲封同諸功臣屢出
練兵自二十六年二月陝西召還之後遂無
聞焉公侯伯襲封底簿載茂有弟常昇昇生
繼祖發雲南臨安衛安置而不記昇之所終
鄭曉名臣記靖難兵至浦子口昇與魏國公
分道力戰已而昇見　上得釋諸家記革除
事皆爲昇立傳叅列于魏曹二國之閒今以
逆臣錄攷之則昇爲藍玉之甥初與通謀玉

既伏誅又于三山聚兵謀逆反狀已具爰書臚列而得免于　聖祖之刑僇有是理乎然則昇以二十六年伏法無可疑者襲封簿不記其所終蓋諱之也昇既伏法又安置其子于雲南者茂既無嗣不忍復誅昇之子此議功議親之法也若如鄭曉所記則昇於拒戰得釋之後　成祖遂釋而貰之乎抑亦既釋而終不免乎若釋而貰其罪則昇既得釋矣不應又放其子于臨安也若既釋而仍不免則以怒昇之故放其子于臨安不應兩年之

內旋召見而厚賜之也故嘗昇之事當以逆臣錄襲封簿二書爲正其它革除諸書所載一切削去可也王世貞撰開平世家云昇抗靖難師得罪安置臨安以憂卒此尤爲附會不足置辨

洪武二十三年五月賜李善長從子佑及吉安侯陸亨等死

按洪武實錄延安吉安平凉南雄四侯皆吉安家奴封帖木所告與胡惟庸等同謀爲變者也實錄于五月乙卯但記賜善長從子佑

及陸亨等死而不詳其事延安等三侯旣不為立傳亦不載其所終黄金開國功臣錄於四侯皆云二十六年卒王世貞高帝功臣表皆書二十六年卒追論姦黨國除仲亨之賜死國史旣大書其事無可疑者然延安三侯皆與惟庸等約日為變厥罪惟均旣賜亨死則勝宗聚庸安得同罪而異罰耶實錄書云賜亨等死曰亨等則其非一人可知以書法推之蓋包括勝宗聚庸而為之詞其必以同時賜死無疑也按昭示姦黨第二錄載延安

侯唐勝宗招云今蒙提問胡黨情節從實開
招于後又載平凉侯費聚全招則勝宗與亨
等俱下獄即訊明矣又延安家人汪成招云
洪武二十三年正月延安侯往黄平公幹差
成往蘇州閶四月成到黄平回話回還彼時
胡黨事正發恐本官家被人招出藏匿江寧
縣舊識人吕二家本人同高里長赴官首告
送問按實錄二十三年正月勝宗討平貴州
平越苗蠻即命同鳳翔侯往黄平等處屯田
練兵與汪成招相合汪成自黄平還即恐胡

家事發藏匿人家旋被首告則勝宗之逮問亦必以是年閏四月也實錄云 上復命諸司官讞之亨等皆具伏曰亨等皆具伏則勝宗聚庸舉在其中矣實錄自二十三年五月後延安四侯皆不復見其以五月被誅可知二十三年六月載從勝宗之請給雲南諸衛耕牛蓋勝宗在黃平請之也實錄云先是勝宗請給至是詔給與之則是年六月勝宗不在黃平又可推矣黃金於功臣之誅皆從諱詞槩云二十六年薨殊爲失實世貞曾見國

史多所援据而於延安諸侯悉因黄金舊文
不可曉也今悉從庚午詔書及昭示姦黨三
錄又參互以實錄一一釐正如左
平凉三侯與吉安同罪同辟無可疑者開國
功臣錄費聚傳云二十三年自雲南召還賜
金帛還鄉優老二十六年卒　上爲輟朝遣
祭黄金未見國史故妄爲粉飾如此鄭曉異
姓諸侯傳云聚坐胡黨　上曰聚往征姑蘇
朕嘗誓責遂有反謀後竟得釋鄭氏所記亦
出庚午詔書第未見其全文所謂後竟得釋

者則因功臣錄記其卒于二十六年且有祭
恤之典求其說而不得而曲爲之詞也史家
乖繆不可考信如此
洪武二十四年東川侯胡海卒
海之卒也史爲立傳記　上爲輟朝致祭錙
三吾又爲撰墓志其獲考死無疑矣然贈謚
恩卹槩未有聞焉實錄云海嘗有罪收其公
田藍玉對胡王云你家也是爲事的則知海
雖死牖下其實亦伏罪而沒也是時藍黨未
發其亦以胡黨坐連者與黃金錄云當時黨

論一興元功宿將惴惴焉朝不謀夕海獨擺
脫衆中一辭莫逮卒荷寵靈考終牖下其亦
以得託肺附之故幸而免哉東川三子長斌
以從征死次玉坐藍黨次觀尚主卒其子忠
授孝陵指揮觀之子得不坐藍黨者或以南
康之故而東川之有罪與其得免則史既不
書他亦無可考也
洪武二十五年八月江夏侯周德興以帷薄不
脩伏誅
王世貞開國功臣表大書于德興之下曰十

八年坐亂宫死歿庚午詔書條列臨川侯胡
美罪狀葢如世貞所書而德與則以帷薄不
修伏誅見於國史未可以美之罪坐之也豈
世貞所見庚午詔書載在九朝野記者首尾
脱畧不及深考而誤繫於德與之下耶或如
逆臣錄所載王誠之招則德與之子驥實犯
禁而幷坐德與耶抑國史所記帷薄不脩葢
亦史官之微詞耶余於諸招自臨川侯外如
李善長之二子及費聚之子越楊璟之子通
達德與之子驥皆削而不載後之取徵者考

姦黨逆臣二錄全招則知之矣

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凉國公藍玉謀反與吏部尚書詹徽等俱伏誅

鄭曉異姓諸侯傳云藍玉反獄上集羣臣廷議玉强辨轉展抗桀不肯服詹徽叱玉吐實無徒株連人玉大呼曰徽即吾黨遂併執徽

按逆臣錄載徽招云近日　上位好生疑我必是連我也拏下則玉先伏誅而徽後始敗露也鄭曉所記葢出稗史近于戲矣又史敬德招云二月初九日詹尚書對敬德說凉國

公見拏在衙你可打聽如招我便來報我知道此招亦可以徵鄭記之妄

洪武二十八年二月宋國公馮勝卒

按實錄于宋公之卒書其日月又爲立傳然考國史之例書卒而以誅死者王弼是也書卒且立傳而以誅死者廖永忠是也宋公之卒也國史書其卒則如賴國定遠書其卒而立傳則又如德慶然而宋公實以誅死則國史正用二公之例不可得而掩也勝之得罪不獨以北征之故如平凉之役代大將軍總

制軍事不俟朝命輙自引還跋扈不臣罪狀顯著　高帝豈能貰之二十七年手詔以家人違令瑣事頻煩戒諭至云禍福之來皆人自致念卿兄弟相從開國有功且連姻親不忍不為卿君臣之際猜疑切責如此求其令終豈不難哉本傳記北征之事但云　上以此深責之其有所諱耶抑亦使人習其讀而問其傳耶俞本記事錄云宋國公勝頳國公友德等為黨逆事伏誅家屬悉令自縊毀其居室而焚之非俞本之錄大書特書則宋頳

被誅之事遂不可考矣凉國之誅在洪武二十六年而宋頴相繼伏誅俞本云爲黨逆事其爲藍玉之黨可知也宋頴誅而開國之元功盡矣豐沛舊臣如晨星之僅存者惟長興武定耳嗚呼微　孝廟之繼絶則開平之苗裔尚夷愍隷微世廟之議禮則青田之帷幄孰與享烝又况葅醢隕身絫夷湛族者乎史家疏繆不稽本末眯丹書之慘酷悼信誓之淩夷斯則文獻無徵可爲嘆息者矣

又按黄金開國功臣錄凡功臣賜死與伏誅

者皆諱而書卒李善長陸仲亨之類是也鄭
曉大事記及列傳別起一例於李善長傳友
德之類皆書曰暴卒惟藍玉書伏誅以暴卒
別于伏誅所以別諸公于玉也曉之微指也
攷之實錄則義例尤錯互不一有直書自經
及賜死者善長亨之類是也有直書其事而
曰伏誅者藍玉周德興之類是也有于卒之
年月立傳且書其賻恤而實以誅死者廖永
忠也有於卒之年月立傳而不載賻恤者馮
勝也有卒之年月但書曰卒而別立傳於封

爵之年月者傳友德也有上書其卒而封爵之年月并不立傳者王弼也有其人以誅死而沒其事并不記其所終者胡美黃彬之類也有不記其所終而略舉其事或在奉朝請之下或在封爵之下者陸聚孫恪之類是也國史大書特書發凡起例在諸公必信而有徵立乎定哀以指隱桓將使誰正之哉夫班馬傳漢不沒韓彭之嬰僇歐宋書唐必著文靜之撫膺山河之誓未乾麒麟之圖安在逝者不作來者難誣安用出入多端掩沉寃于

青史推敲隻字寄隱獄于丹書也哉愚不能
深知國史之微詞亦不敢妄效諸公之別例
傳疑傳信良懼厚誣前人知我罪我庶幾俟
諸百世云爾

牧齋初學集卷第一百六

讀杜小箋上

歸田多暇時誦杜詩以銷永日閒有一得輒舉示程孟陽孟陽曰杜千家注繆僞可恨子何不是正之以遺學者予曰注詩之難陸放翁言之詳矣放翁尚不敢注蘇予敢注杜哉相與歎息而止今年夏德州盧戶部德水刻杜詩胥鈔屬陳司業無盟寄予俾爲其敘予既不敢注杜矣其又敢敘杜哉予嘗妄謂自宋以來學杜詩者莫不善於黄魯直評杜詩

者莫不善於劉辰翁會直之學杜也不知杜之眞脉絡所謂前輩飛騰餘波綺麗者而擬議其横空排奡奇句硬語以爲得杜衣鉢此所謂旁門小徑也辰翁之評杜也不識杜之大家數所謂鋪陳終始排比聲韻者而點綴其尖新儁冷單詞隻字以爲得杜骨髓此所謂一知半解也弘正之學杜者生吞活剥以尋撦爲家當此會直之隔日瘧也其點者又反脣於西江矣近日之評杜者鉤深抉異以鬼窟爲活計此辰翁之牙後慧也其横者幷

集失於杜陵矣嗚呼大雅之不作久矣德水北方之學者奮起而昌杜氏之業其殆將箴宋元之膏肓起今人之廢疾使三千年以後渙然復見古人之總萃乎苦次幽憂寔窗抱影紬繹腹笥漫錄若干則題曰讀杜詩寄盧小箋明其因德水而興起也曰小箋不賢者識其小也寄之以就正于盧且道所以不敢當序之意癸酉臘日虞鄉老民錢謙益上

遊龍門奉先寺

天闕象緯逼雲卧衣裳冷

蔡絛西清詩話黄魯直較本云王荆公言天闕當作天閲對雲臥爲親切予讀韋述東都記龍門號雙闕以與大内對峙若天闕焉此遊龍門詩也用闕字何疑程大昌演繁露亦引水經以證之予按韋應物龍門遊眺詩鑿山導伊流中斷若天闕又云南山鬱相對北杜詩注脚也荆公妄改殊不足信

冬日雒城北謁玄元皇帝廟廟有吳道子畫五聖圖

配極玄都閟凭高禁籞長守祧嚴具禮掌節鎭

非嘗碧瓦初寒外金莖一氣旁山河扶繡戶日
月近雕梁僊李盤根大猗蘭奕葉光世家遺舊
史道德付今王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森羅
移地軸妙絕動宮牆五聖聯龍衮千官列雁行
冕旒俱秀發旌旆各飛揚翠柏深留景紅梨迥
得霜風箏調玉柱露井凍銀牀身退卑周室經
傳拱漢皇谷神如不死養拙更何鄉

唐自高祖追崇老子爲祖天寶中見像降符
不一而足人主崇信之極矣此詩直記其事
以諷諫也配極四句言玄元廟用宗廟之禮

爲不經也碧瓦四句譏其宫殿壯麗踰制爲
非禮也世家遺舊史謂開元中奉勑升老子
莊子爲列傳之首序伯夷上然太史公不列
于世家終不能改易舊史盖微詞也道德付
今王謂玄宗親注道德經及置崇玄學然未
必知道德之意亦微詞也畫手以下八句記
吳生畫圖也世代之寥廓如彼畫圖之親切
若此冕旒旌旆眩曜耳目不亦近於兒戲乎
翠栢四句叙冬日之景也身退以下四句始
略見大意以謂老子五千言其要在清淨無

爲理國立身是故身退則周衰經傳則漢盛郎令不死亦當藏名養拙豈肯憑人降形爲妖爲神以愽人主之崇奉乎此詩雖極意諷諫而鋪張盛麗語意渾然所謂言之無罪聞之足戒者也

投贈哥舒開府

受命邊沙遠歸來御席同軒墀曾寵鶴畋獵舊非熊

哥舒翰與安祿山思順並爲節度使祿山在范陽思順與翰分控河隴故曰受命邊沙遠

也翰素與二人不協天寶十一載茲來朝玄宗使高力士於城東崔駙馬池亭讌會賜熱洛河以和解之故曰歸來御席同也寵鶴非熊郎御席之人分别言之言祿山思順軒墀之鶴耳豈如翰爲敗獵之非熊乎以衛懿公託諷玄宗譏其暱于私倖不能屏祿山思順而專任翰也劉辰翁漫評之曰此語深媿士大夫實不知作何解可爲一笑

麗人行

本朝楊慎云古本多足下何所著紅蕖羅襪

穿鐙銀二句徧考宋版並無之楊氏詩話往往攷竄僞託以欺後人流俗多爲所誤故辨之於此

送高三十五書記

崆峒小麥熟且願休王師請公問主將焉用窮荒爲

吐蕃每至麥未熟時卽率部衆至積石軍穫取之呼爲吐蕃麥莊哥舒翰遣將邀擊匹馬不還此詩記其事又戒以勿逢迎人主好武之意窮兵於石堡河曲也高適爲翰掌書記

故曰軍事留孫楚劉辰翁云崆峒猶言一大地也紕漏至此稍知兎園冊者不爲而世猶宗之何也

上韋左相

霖雨思賢佐丹青憶舊臣應圖求駿馬驚代得麒麟汲汲江河濶調和鼎鼐新韋賢初相漢范叔已歸秦

天寶十三載霖雨六十餘日天子以宰輔或未稱職命楊國忠精求端士故曰霖雨思賢佐非尋常使霖雨故事也上以見素經事相

王府有舊恩可之故曰丹青憶舊臣他本作
老臣直臣皆非也范叔歸秦此句託意最爲
深遠蓋見素雖爲國忠引薦公深望其秉正
去國忠以匡時故以范叔歸秦諷之國忠之
在唐猶穰侯以外戚擅秦也今范叔已歸秦
矣穰侯其可少避乎蓋詭詞以勸之見素雖
不能用公言然公之謀國用意深切如此千
載而下可以感歎也舊注以爲喻見素父湊
仕隋歸唐湊以永淳二年釋褐未嘗仕隋舊
注紕繆多此類也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

高標跨蒼天烈風無時休自非曠士懷登兹翻百憂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捜仰穿龍蛇窟始出枝撑幽七星在北戶河漢聲西流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秦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迴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惜哉瑶池飲日晏崑崙丘黄鵠去不息哀鳴何所投君看隨陽鴈各有稻粱謀

三山老人曰此詩譏天寶時事也秦山忽破碎喻人君失道也涇渭不可求云云言清濁

不分而天下無紀綱文章也虞舜蒼梧思古之聖君而不可得也瑤池日晏言明皇方耽於淫樂而未已也賢人君子多去朝廷故以黃鵠哀鳴比之小人貪祿戀位故以陽鴈稻梁刺之也按此詩首言高標烈風登茲百憂登高視下岌岌乎有漂揺崩折之恐正起興也涇渭不可求長安不可辨所以廻首而思叫虞舜蒼梧雲正愁猶太白云長安不見使人愁也唐人多以王母喻貴妃瑤池日晏言天下將亂而宴樂之不可以爲嘗也宋人詩

說多支離可笑三山老人論此詩殊近理故取之程孟陽曰玄宗遊宴貴妃皆從幸蒼梧雲正愁闇指二妃之事也故以瑤池日晏惜之

白絲行

繰絲須長不須白越羅蜀錦金粟尺象牀玉手亂殷紅萬草千花動凝碧已悲素質隨時染裂下鳴機色相射美人細意熨帖平裁縫滅盡鍼線跡春天衣著爲君舞蛺蝶飛來黃鸝語落絮遊絲亦有情隨風照日宜輕舉香汗輕塵污顏

色開新合故置何許君不見才一作志士汲引難恐
懼棄捐忍羈旅

傅咸集曰河南郭泰機寒素後門之士不知
余無能爲益以詩見激切可施用之才而況
沉淪不能自拔于世余雖心知之而未如之
何此屈非復文辭所了故直戲以荅其詩云

郭詩曰皦皦白素絲織爲寒女衣寒女雖巧
妙不得秉杼機天寒知運速況復鴈南飛衣
工秉刀尺棄我忽若遺人不取諸身世士焉
所希況復已朝餐曷由知我饑此詩用泰機

之言而反之秦機以白綠寒女自喻而致憾於衣工之棄我以冀咸之相薦此詩謂白綠素質不自貴重而隨時染裂春天衣著隨風輕舉亦可謂妙于趨時者矣然而有香汗輕塵之汚有開新合故之置向之汲汲求進徒自點耳所以才人志士深思汲引之難恐懼棄捐而忍于覊旅也此詩全用選詩而屬意尤爲深婉故曰熟精文選理豈欺我哉

哀王孫

高帝子孫盡隆準龍種自與常人殊豺狼在邑

龍在野王孫善保千金軀

玄宗淩晨自延秋門出親王已下多追之不及故曰骨肉不待同馳驅也王孫不肯道姓名但乞爲奴困苦若此且竄逃荆棘身無完膚形容變盡幾不可辨識矣然隆凖之子孫千人亦見其能免於逆胡之物色乎故曰龍種自與常人殊王孫善保千金軀危之也亦戒之也祿山使孫孝哲殺霍國長公主及王妃駙馬等刲其心以祭慶宗又殺皇孫及郡縣主二十餘人王侯將相扈從入蜀者子孫

兄弟雖嬰孩皆不免刑戮當時降逆之臣必有爲賊耳目捜捕王孫妃主以獻奉者如張均者不難爲賊毁阿奴三哥家事又何有於王孫故曰愼勿出口他人狙又曰哀哉王孫愼勿疎蓋囑其愼防此輩不獨如孫孝哲爲賊寵任者也有宋靖康之難羣臣爲金人捜索趙氏宗室遂無遺種逆臣媢子千載如一轍讀此詩可爲流涕

哀江頭

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汚遊鬼歸不得淸渭東流

劒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黄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城北

此詩興衰於馬嵬之事專爲貴妃而作也蘇黄門曰哀江頭即長恨歌也斯言當矣清渭劒閣寓意於上皇貴妃也玄宗之幸蜀也出延秋門過便橋渡渭自咸陽望馬嵬而西則清渭以西劒閣以東豈非蛾眉宛轉血汚遊魂之地乎故曰去住彼此無消息行宫對月夜雨聞鈴寂寞傷心一言盡之矣人生有情

淚霑臆江水江花豈終極卽所謂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絶期也宋人謂一秦一蜀託諷玄肅父子之閒非也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城北興哀無情之地沉吟感歎瞀亂迷惑雖胡塵滿地至不知城之南北此所謂有情癡也陸放翁但以避死惶惑爲言殆亦淺矣

塞蘆子

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邊兵盡東征城內空荆杞思明割懷衛秀巖西未已迴略大荒來崤

函蓋虛爾延州秦北户關防猶可倚爲得一萬人疾驅塞蘆子岐有薛大夫旁制山賊起近聞昆戎徒爲退三百里蘆關扼兩寇深意實在此誰能叫帝閽胡行速如鬼

是時賊據長安史思明高秀巖重兵趨太原崤函空虛公以爲得延州精兵萬人塞蘆關而入直擣長安可以立奏收復之功也首言五城荆杞惜其單虛無兵可用也思明自博陵寇太原舍河北而西故曰割懷衛秀巖自大同與思明合兵故曰西未已兩寇欲取太

原長驅朔方河隴而長安西門之外皆爲敵
壘故曰廻略大荒來峭函蓋虛爾也疾驅塞
蘆子言塞蘆子而疾驅長安非壅塞之塞也
薛景僊守扶風關輔響應取道扶風與景僊
合力則收復尤易也寇方從事於西而我出
奇蘆關以擣其虛故曰蘆關扼兩寇此公之
深意也兵貴神速不可使寇知而備之故曰
誰能叫帝閽胡行疾如鬼也王深父以爲不
當撤西備而爭利於東宋人又有謂塞蘆子
以拒吐蕃者荊公極推深父不應無識至此

晚行口號

遠媿梁江總還家尚黑頭

江總十八解褐年少有名侯景之亂崎嶇累年至會稽郡曰梁江總以總在梁遇亂尚少年也劉辰翁云著一梁字見其自梁入陳又自陳入隋歸尚黑頭也强作解事可笑不知總入隋年七十餘矣劉之不學如此總後有自梁南還尋草宅詩云紅顏辭鞏雒白首入轘轅其非黑頭可知矣

北征

微爾人盡非於今國猶活

許彥周云禍亂既作惟賞罰當則再振否則不可支矣元禮首議誅國忠太真無此舉雖有李郭不能奏興復之功故以活國許之予謂微爾人盡非猶云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也其推許之至矣

行次昭陵

舊俗疲庸主羣雄問獨夫讖歸龍鳳質威定虎狼都天屬尊堯典神功協禹謨風雲隨絕足日月繼高衢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直詞寧戮

辱賢路不崎嶇往者災猶降蒼生喘未蘇指麾
安率土盪滌撫洪鑪壯士悲陵邑幽人拜鼎湖
王衣晨自舉石一作鐵馬汗嘗趨松栢瞻虛殿塵沙
立瞑途寂寥開國日流恨滿山隅

此詩草堂詩箋敘於北征之後蓋肅宗收京
後作也往者災猶降言安史之亂乃隋末之
災再降於今日也指麾盪滌序收復之功也
石馬汗嘗趨潼關之戰昭陵奏是日石人馬
皆流汗事見安祿山事蹟李義山復京詩天
教李令心如日可要昭陵石馬來章莊再幸

粱洋詩與慶王龍寔自躍昭陵石馬夜空嘶皆記此事也黃鶴叙于天寶五年今人多仍其謬故正之

洗兵馬

已喜皇威清海岱嘗思僊仗過崆峒

雍録崆峒山在原州高平縣即笄頭山涇水之所發源也肅宗自靈武起兵而杜詩云云者元和志隴山在隴州之北即靈州靈州即靈武也肅宗即位靈武南回自原州入即崆峒在回鑾之地矣

青春復隨冠冕入紫禁正耐煙花繞鶴駕通宵鳳輦備雞鳴問寢龍樓曉

肅宗即位後下制曰復宗廟於函雒迎上皇于巴蜀道鑾輿而反正朝寢門而問安朕願畢矣上皇至自蜀即日幸興慶宫肅宗請歸東宫不許已而聽李輔國讒間遂有移仗之事其端已見於此此詩蓋援據寢門問安之詔引太子東朝之禮以諷諭也鶴駕龍樓不欲其成乎爲君也其詞嚴矣湖州有顔魯公放生池碑載其上肅宗表云一日三朝大明

天子之孝問安侍膳不改家人之禮東坡云

魯公知肅宗有媿于是故以此諫也

攀龍附鳳勢莫當天下盡化爲侯王汝等豈知

蒙帝力時來不得誇身强閫中旣留蕭丞相慕

下復用張子房

攀龍附鳳指靈武勸進之人靈武之事公心

所不與是時方加封蜀郡靈武元從功臣肅

宗之意獨厚于靈武故婉詞以譏之豈知蒙

帝力不得誇身强卽介子推所謂二三子貪

天功以爲己力也郭湜高力士傳云輔國趨

馳末品小了纖人一承攀附之恩致位雲霄之上欲令猜阻更樹勳庸移仗之端莫不由此與公詩意正相脗合閬中既留蕭丞相謂房琯也琯自蜀奉冊留相肅宗故曰既留也張子房謂張鎬也時鎬方代琯爲相故曰復用琯與鎬皆玄宗舊臣遣赴行在肅宗用之而不終者也蕭丞相或以謂指杜鴻漸據新書卿乃我蕭何之語失之遠矣

牧齋初學集卷第一百六

牧齋初學集卷第一百七

讀杜小箋中

晩出左掖

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

雍錄宣政殿下有東西兩省別有中書門下外省又在承天門外兩省官亦分左右各爲廨舍杜詩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其曰散曰歸分班而出東西各歸其廨也

紫宸殿退朝口號

宮中每出歸東省會送夔龍集鳳池

雍錄政事堂在東省屬門下自中宗後徙堂
於中書省則堂在右省也杜甫爲左拾遺作
紫宸殿退朝詩云云鳳池者中書也左省官
方自宫中退朝而出則歸東省者以本省言
也巳又送夔龍於鳳池殆左省官集政事堂
白六押事邪杜之爲左拾遺在中宗後則政
事堂巳在中書矣故歸東省而集於西省者
就政事堂見宰相也岑參爲右補闕故杜荅
參詩曰窃宼清禁闥罷朝歸不同言分東西
班各退歸本省也又云君隨丞相後我往日

華東丞相罷朝繇月華門出而入中書凡西省官亦隨丞相出西也左省官仍自東出故曰我往日華東也我往諸本皆作住當以雍錄爲是

曲江對酒

龍武新軍深一作經駐輦芙蓉别殿謾焚香何時詔此金錢會暫醉佳人錦瑟旁

此亦懷玄宗南內之詩也玄宗用萬騎軍以平韋氏改爲龍武軍親近宿　令深居南內無復昔日駐輦遊幸矣興慶　南樓下臨通衢時置酒眺望欲繇夾城以達曲江芙蓉

苑不可得矣曰深駐輦謾焚香則其深宮寂莫可想見矣金錢之會無復開元之盛雖對酒感歎意亦在上皇也程大昌以謂龍武軍中官主之最為親暱初時擬辛芙蓉後遂留駐龍武蓋有譏也予以為不然

至德二年甫自京金光門出間道歸鳳翔乾元初從左拾遺移華州掾與親故別因出此門有悲往事

此道昔歸順西郊胡正繁至今殘破膽應有未招魂近侍歸京邑移官豈至尊無才日衰老駐

馬望千門

公自拔賊中間關九死得達行在近侍未幾移官遠出此詩蓋深歎肅宗之少恩也題云自金光門出又云因出此門此詩之題卽序亦卽詩也招䰟曰䰟兮歸來入修門此經年之後再出國門痛定思痛猶有未招之䰟比招䰟之言尤可傷矣移官豈至尊猶云豈至尊乎蓋不忍斥言之也駐馬望千門正古人去不忘君之義　公之移官以上疏救房琯也琯素負重名馳驅奉冊致位宰相肅宗以

其爲玄宗建議制置天下支庶悉領大藩心
忌而惡之乾元元年六月下詔貶琯幷及劉
秩嚴武等以琯黨故也舊書云琯罷相甫上
言琯不宜罷肅宗怒貶琯爲刺史出甫爲華
州司功參軍按杜集有至德二載六月有奉
謝口勑放三司推問狀蓋琯以是時罷相公
論救詔三司推問以張鎬救勑放就列至次
年六月復與琯俱貶也然而詔書不及者以
官甲耳鎬代琯相亦以是時罷鎬亦蜀郡舊
臣坐琯黨也公詩於琯鎬及武深所推服而

代肅間論時事則始終以封建爲得策蓋公
與琯同心若此然吾觀賀蘭進明之譖琯曰
琯貶於南朝爲聖皇制置天下又曰於聖皇
爲忠於陛下非忠也肅宗惡琯盡出其黨下
詔表暴其罪蓋忠於聖皇之語有以深中其
心也移仗之事其端已見於此李輔國特探
其邪心而成之耳公與琯之貶謫關係玄肅
父子間事此其事君交友生平出處之大端
故表而出之作年譜者至謂公不知論何事
而出其陋甚矣

時來故舊少亂後别離頻世祖修高廟文公貴

寄張十二山人彪

從臣商山猶入楚源水不離秦存想青龍秘騎
行白鹿馴耕巖非谷口結草即河濵

至德二載蜀郡靈武元從功臣皆加封爵次
年四月九廟成備法駕自長安迎神主入新
廟故曰世祖修高廟文公貴從臣借漢晉以
爲喻而宗廟之焚毁闕廷之匡復皆盡於十
字之中矣敘事簡妙若此眞攢簇五行手也
商山源水不出秦楚疆域喻西都喪亂而山

人仍隱於嵩陽也當天地飜覆之時耕巖結草想青龍而騎白鹿靜者之妙如此此數句隱顯映帶其妙處未易名言亦可以悟作長律之法　肅宗賞功獨厚於靈武從臣故曰文公賞從臣引介子推之事以譏之也傳曰定哀多微詞公於玄肅之際其多微詞如此

天末懷李白

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

魑魅喜人過喜其來而擇人以食也即招魂之意

送遠

帶甲滿天地胡爲君遠行親朋盡一哭鞍馬去孤城草木歳月晩關河霜雪清別離已昨日因見古人情

亡友顧雲鴻朗仲曰親朋一哭鞍馬孤城送遠之事盡矣歸而思之草木之歳月如彼關河之霜雪如此別離之況倏已昨日因以見古人之情莫深於送別良有以也朗仲恨人也故其言如此

觀兵

北庭送壯士貔虎數尤多精鋭舊無敵邊隅今
若何妖氛擁白馬元帥待彤戈莫守鄴城下斬
鯨遼海波

乾元元年郭子儀領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
州明年史思明引衆來救官軍敗而解去先
是李光弼請與朔方兵同逼魏城則鄴城必
拔魚朝恩不可而止而汾陽與光弼謀議不
同遂列大陣於城南十里此詩謂官軍當直
擣幽燕破思明之巢穴不當堅守城下以老
師也時汾陽與光弼不協故敗光弼蓋出公

榮而汾陽亦千慮之失也公豈徒詩人也哉

散愁

百萬傳深入寰區望匪他司徒下燕趙收取舊山河

此詩作於上元元年光弼勝賊河陽之後所謂司徒下燕趙者蓋喜而望之非實事也舊注失之

漫興

恰似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

老學菴筆記相字從入聲讀白樂天用相字

多從俗語作思必切如爲問長安月如何不相離是也北人大抵以相字作入聲至今猶然

戲爲六絶句

縱使盧王操翰墨劣於漢魏近風騷龍文虎脊皆君馭歷塊過都見爾曹

盧王之文體雖劣於漢魏而其源流實出於風騷此所以不廢江河萬古流也劣於漢魏近風騷別裁僞體親風雅公於此點出金剛眼睛矣

才力應難誇數公凡今誰是出羣雄或看翡翠
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
元裕之詩云鄴下風流在晉多壯懷猶見唾
壺歌風雲若恨張華少溫李新聲奈爾何又
云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晚枝枯出
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詩
未及前賢更勿疑遞相祖述復先誰別裁僞體
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
別分別也裁者裁而去之也別裁僞體以親
風雅文章流別可謂區明矣又必轉益多師

遞相祖述無效嗁點輕薄之流而甘於未及

前賢也裕之詩云論詩寧下涪翁拜未作江

西社裏人又云傳語閉門陳正字可憐無補

費精神別裁之道思過半矣

入奏行贈西山檢察使竇侍御

竇侍御驥之子鳳之雛年未三十忠義俱骨鯁

絶代無炯如一段清氷出萬壑置在迎風寒露

之玉壺蔗漿歸廚金盌凍洗滌煩熱足以寧君

軀政用疎通合典則戚聯豪貴耽文儒兵革未

息人未蘇天子亦念西南隅吐蕃憑陵氣頗麤

竇氏撿察應時須運糧繩橋壯士喜斬木火井
窮損呼入州刺史思一戰三城守邊却可圖此
行入奏計未小密奉聖旨恩宜殊繡衣春當霄
漢立綵服日向庭闈趨省郎京兆必俯拾江花
未落還成都肯訪浣花老翁無爲君酤酒滿眼
酤與奴白飯馬青芻
高適傳劒南自玄宗還京後於綿益二州各
置一節度使百姓勞弊適因出西山三城置
戍論之請罷東川節度以一劒南西山不急
之城稍以減削疏奏不納公爲閬州王使君

進論巴蜀安危表亦請罷東川兵馬悉付西
川與適議合而是時適在成都與公往來草
堂則適罷東川捐三城之奏必與公諮議而
後行也此詩云此行入奏計未小密奉聖旨
恩宜殊蓋適以此疏託侍御入奏故題曰入
奏行也兵革未息以下檃括入奏之語江花
未落以下望其奉聖旨以蘇蜀民相與酤酒
相賀白飯青芻下及奴馬宴喜之至也浣花
老翁參預國家大計關心如此良可感矣

漁陽

漁陽突騎猶精銳赫赫雍王都節制猛將飄然恐後時本朝不入非高計祿山北築雄武城舊防敗走歸其營繫書請問燕者舊今日何須十萬兵

趙傁曰公初聞雍王統兵作此詩以諷河北諸將謂飄然而來猶恐後時乃擁兵不入本朝豈高計乎故又舉祿山往事以戒之舊注以後事傳會非公本意也

有感五首

幽薊餘蛇豕乾坤尚虎狼諸侯春不貢使者日

相望慎勿吞青海無勞問越裳大君先息戰歸
馬華山陽
是時史朝義下諸降將奄有幽魏之地封王
節鎮驕恣不貢代宗懦弱不能致討此詩云
慎勿吞青海無勞問越裳安有節鎮之近不
修職貢而顧能從事遠略者乎蓋歎之也息
戰歸馬謂其不復能用兵而婉詞以譏之也
李翺云唐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正此意
也舊注以謂戒人主不當生事夷狄真癡人
說夢耳

雒下舟車入　天中貢賦均日聞紅粟腐寒待翠
華春莫取金湯固長令宇宙新不過行儉德盜
賊本王臣
自吐蕃入寇車駕東幸天下皆咎程元振又
以子儀新立功不欲天子還京勸帝且都洛
陽以避蕃寇代宗然之子儀因兵部侍郎張
重光宣慰迴附章論奏代宗省表垂泣亟還
京師其略曰東周之地久陷賊中宮室焚燒
十不存一矧其土地狹阨纔數百里間東有
成臯南有二室險不足恃適爲戰場明明天

予躬儉節用苟能黜素飡之吏去冗食之官抑豎刁易牙之權任蘧瑗史鰌之直則黎元自理寇盗自平中興之功旬月可冀公詩云莫取金湯固長令宇宙新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正櫽括汾陽論奏大意

丹桂風霜急青梧日夜彫由來强幹地未有不臣朝受鉞親賢往甲宫制詔遙終依古封建豈獨聽簫韶

初房琯建分鎮討賊之議詔曰令元子北略朔方命諸王分守重鎮詔下遠近相慶咸思

效忠於興復祿山撫膺曰吾不得天下矣肅
宗即位惡琯貶之用其諸子統師然皆不出
京師遥制而已廣德初宗藩削弱藩鎮不臣
公追歎朝廷不用琯議失强幹弱支之義而
有事則倉卒以親賢授鉞也丹桂言王室青
梧喻宗藩也甲宫制詔即天寶十五載七月
丁卯制置天下之詔也謂其分封諸王如禹
之與子故以甲宫言之壯遊詩禹功亦命子
此其證也落句言不依古封建而欲坐聽蕭
韶不可得也公之目死救琯豈獨以交友之

故哉
胡滅人還亂兵殘將自疑登壇名絕假執王一作執圭
爾何遲領郡輒無色之官皆有詞願聞哀痛詔
端拱問瘡痍
李肇國史補開元已前有事于外則命使臣
否則止自置八節度十採訪始有坐而為使
其後名號益廣大抵生於置兵盛於專利普
於衔命于是為使則重為官則輕故天寶末
佩印有至四十者大曆中請俸有至千貫者
宦官內外悉屬之使舊為權臣所管州縣所

理今屬中人者有之此詩曰登壇名絕假謂諸將兼官太多所謂坐而爲使也領郡輒無色州郡皆權臣所管不能自達故曰無色也之官皆有詞所謂爲使則重爲官則輕也送陵州路使君詩云王室比多難高官皆武臣與此詩正相發明注引東坡語謂唐郡縣多不得人由重內輕外者此天寶以前事以言乎廣德之時則迂矣

送元二適江左

劉會孟本公自注元結也　考顏魯公墓碑

及次山集代宗時以著作郎退居樊上未嘗至蜀廣德元年授道州刺史未嘗適江左次山舂陵行及廣德二年道州謝上表時月皆可據所謂元二者必非結也宋刻善本亦無此六字

閬州別房太尉墓

對棊陪謝傅把劒覓徐君

琯爲宰相聽董庭蘭彈琴以招物議此詩以謝傅圍棊爲比圍棊無損於謝傅則聽琴何損於太尉乎語出回護而不失大體可謂微

婉矣劉禹錫和李德裕房公舊竹亭詩尚有
松間露汞無綦下塵

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

客從西北來遺我翠織成開緘風濤涌中有掉
尾鯨透迤羅水族瑣細不足名客云充君褥承
君終讌榮空堂魑魅走高枕形神清領客珍重
意顧我非公卿留之懼不祥施之混柴荊服飾
定尊卑大哉萬古程今我一賤老裋褐更無營
煌煌珠宮物寢處禍所嬰歎息當路子干戈尚
縱横掌握有權柄衣馬自肥輕李鼎死岐陽實

以驕貴盈來瑱賜自盡氣豪實阻兵皆聞黃金多坐見悔吝生柰何田舍翁受此厚貺情錦鯨卷還客始覺心和平振我麤席塵媿客茹藜羹

唐國史補嚴武少以强俊知名及卒其母曰吾知免官婢矣史稱其累年在蜀肆志逞欲恣行猛政窮極奢靡賞賜無度公是時在武幕中故借此諷諭明僭服之不祥數奢淫之召禍至舉李鼎來瑱以深戒之朋友責善之道可謂至矣不然辭一織成之遺而侈談殺身自盡之禍不疾而呻豈詩人之義乎

牧齋初學集卷第一百七

讀杜小箋下

諸將五首

漢朝陵墓對南山胡虜千秋尚入關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盌出人閒見愁汗馬西戎逼曾閃朱旗北斗殷多少材官守涇渭將軍且莫破愁顏

此言胡虜入犯陵墓焚毀非觧嚴安枕之日所以責諸將也英華辨證曰漢書有朱旗絳天此云曾閃朱旗北斗殷則是因朱旗絳天

閃見斗亦赤也是殷字何疑

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絶天驕拔漢旌豈謂盡煩回紇馬翻然遠救朔方兵胡來不覺潼關隘龍起猶聞晉水清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昇平

首章言胡虜入犯之事以責諸將此又責諸將之又借助於胡也自回紇助順收復兩京之後雍王之討朝義子儀之敗吐蕃皆用回紇之力故曰盡煩回紇馬僕固懷恩曰朔方將士為先帝中興主人是陛下蒙塵故吏故

曰遠救朔方也龍起猶聞晉水清追歎晉陽起義之時所謂以一旅取天下也立意與首章迴別

雒陽宫殿化爲烽休道秦關百二重滄海未全歸禹貢薊門何處覔堯封朝廷衮職誰爭補天下軍儲不自供稍喜臨邊王相國肯銷金甲事春農

此責朝廷之大臣出將者也兩京殘毁幽薊盤踞衮職未補軍儲不貢此乾坤何等時也而將相大臣當安危重任不思何以歸職貢

復封疆補衮職於朝廷供軍儲於天下如王

縉者則不過募耕勸農修承乎有司之故事

而已曰稍喜者婉詞以致不滿之意非褒與

之詞也朝廷衮職思得中興賢佐如仲山甫

者以補衮闕非尋常諫諍之謂也

迴首扶桑銅柱標冥冥氛祲未全銷越裳翡翠

無消息南海明珠久寂寥殊錫會爲大司馬總

戎皆插侍中貂炎風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臣翊

聖朝

此言朝廷不當使中官爲將也楊思勗討安

南五溪残酷好殺而越裳不貢矣吕太一收
珠廣南阻兵作亂而南海不靖矣以中官拜
兵部尚書者李輔國也所謂殊錫也以中官
爲觀軍容使者魚朝恩也所謂總戎也炎風
朔雪皆天王之地不精求忠良以翊聖朝偏
用一二中人專將帥之重任潰債國事豈不
繆哉詩之立意如此而詞意敦厚不露頭角
真詩人之風也
錦江春色逐人來巫峽清秋萬壑哀正憶往時
嚴僕射共迎中使望鄉臺主恩前後三持節軍

令分明數舉杯西蜀地形天下險安危須仗出

羣材

卒章言蜀中將帥也是時崔旰楊子琳等交亂於蜀杜鴻漸以姑息爲政奏以節鎭刺史授之公以鴻漸治蜀遠遜嚴武故作此詩巫峽錦江言西蜀之地形也曰正憶曰往時感今而指昔也鴻漸以三川副元帥兼節度主恩危重而軍令之分明豈得如往時乎如嚴武者眞出羣之材可以當安危之寄而惜鴻漸之非其人也然其指近而詞文非深思之

則但以爲追誦嚴武而已此公之所以不可及也

首章責諸將之防胡者次章責諸將之用胡者三章刺大臣之出將者四章戒中官之出將者末章則身在蜀中而婉刺鎮蜀之將也故其命題總曰諸將公詩凡長篇累章皆鋪陳排比首尾照應觀此可以例知

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

嗚呼東吳精逸氣感清識

李頎贈張顛詩皓首窮草隷時稱太湖精公

詩云嗚呼東吳精信無一字無出處也

承聞河北諸道節度入朝歡喜口號絕句

祿山作逆降天誅更有思明亦已無洶洶人寰猶不定時時戰鬬欲何須

社稷蒼生計必安蠻夷雜種錯相干周宣漢武今王是孝子忠臣後代看

河北諸降將歸順之後朝廷多故招聚安史餘孽擁兵擅地互相表裏朝廷專事姑息不能制公聞其入朝喜而作詩首舉祿山思明以立戒也稱周宣漢武以聳動之稱孝子忠

臣以勸勉之題曰歡喜户號雖曰歡喜亦惆

乎有餘悲矣

李相將軍擁薊門白頭惟有赤心存竟能盡說

諸侯入知有從來天子尊

光弼懼魚朝恩之害不敢入朝人疑其有異

志田神功等諸軍不受其制因此不得志愧

恥成疾而薨公獨以諸將入朝歸功光弼以

白頭赤心許之八哀詩云直筆在史臣將來

洗箱篋此公之直筆也

十二年來多戰場天威已息陣堂堂神靈漢代

中興主功業汾陽異姓王

末二章詠李郭二公使河北諸將知所表儀也詩之主意章法如此

本朝弘正間學杜者專法此等詩摸擬其槎牙突兀麤皮老幹以爲形似而不知其敦厚雋永來龍遠而結脉深之若是也今人懲生吞活剝之病并此詩與秋興諸將而唖點之如李于鱗所云子美篇什雖衆憒然自放則又矮人觀塲之見豈足道哉

贈李十五丈別

汧公制方隅迥出諸侯先封內如太古時危獨
蕭然清高金莖露正直朱絲絃
汧公李勉也史稱勉清廉坦率好古尚奇爲
宗臣之表張彥遠云曾祖魏國公與司徒汧
公並佐霍國公關內三年幕府汧公博古多
藝寄情蓄奇許詢逸少經年共賞山泉謝傅
戴逵終日惟論書畫
鄭典設自施州歸
南謁裴施州義合無儉僻溫溫諸侯門禮亦如
古昔敕廚倍嘗羞杯盤頗狼籍

施州裴晃也晃性侈靡好尚車服及營珍饌每會賓友滋味品數坐客有昧于名者二詩記沂公施州事皆詩史也

寄韓諫議注

今我不樂思岳陽身欲奮飛病在牀美人娟娟隔秋水濯足洞庭望八荒鴻飛冥冥日月白青楓葉赤天雨霜玉京羣帝集北斗或騎騏驎翳鳳皇芙蓉旌旗煙霧樂影動倒景搖瀟湘星宮之君醉瓊漿羽人稀少不在傍似聞昨者赤松子恐是漢代韓張良昔隨劉氏定長安帷幄未

吹神慘傷國家成敗吾豈敢色難腥腐食楓香
周南留滯古所惜南極老人應壽昌美人胡為
隔秋水焉得置之貢玉堂
孟陽云此詩疑為李泌而作予攷之是也泌
從肅宗於靈武既立大功而李輔國害其能
因表乞游衡岳優詔許之絕粒怡神數年代
宗即位號天柱峰中岳先生無幾徵入翰林
此詩云今我不樂思岳陽正思泌在衡山也
外傳記泌居衡山仙人羡門安期降之羽車
幢節流雲神光炤灼山谷王京羣帝以下間

記其事也肅宗猜忌蜀郡功臣而泌在靈武乃心上皇故李輔國因而譖之非獨害其能也張子房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以避呂氏泌之心跡略相似故以子房赤松爲比又曰帷幄未改神修傷也肅代之際安劉帷幄比功子房又欲從赤松子遊者舍泌其誰韓以諫議爲職故公望其薦泌於朝而貢之王堂也舊本韓名注按韓休之子泫上元中爲諫議大夫風尚高雅當即其人注字或傳寫之誤也

謁先主廟

如何對搖落況乃久風塵孰與關張竝功臨耿鄧親應天才不小得士契無鄰遲莫堪帷幄飄零且釣緡向來憂國淚寂寞灑衣巾

孰與關張竝公自許非關張之流猶言羞與噲等爲伍也功臨耿鄧親以中興賢佐自命也述古詩吾慕寇鄧勳濟時亦良哉亦此意也遲莫飄零徒有應天得士慘澹風雲之感而已謁先主之廟而灑淚沾巾公之自負如此

秋興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涌塞上風雲接地陰叢菊兩開（一作重）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招魂曰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心悲宋玉以楓樹之茂盛傷心此以楓樹之凋傷起興也九日詩云故里樊川菊登高素滻源他時一笑後今日幾人存叢菊兩開指樊川之菊故云他日淚繫舟身萬里伏枕淚

雙痕即所謂孤舟一繫故園心也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南斗望京華聽猿實下三聲淚奉使虛隨八月槎畫省香爐違伏枕山樓粉堞隱悲笳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

孤城落日悵望京華曰每依南斗蓋無夕而不然也只今石上之月已映洲前又是依斗望京之時候矣請看二字緊映每字無限淒斷見於言外如云已又過却一日矣不知何年得歸京華也

千家山郭靜朝暉百處一作一日江樓坐翠微信宿漁人還汎汎清秋燕子故飛飛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事違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

千家山郭靜朝暉一靜字寫盡清秋慘澹之景百處江樓坐翠微一何其不自聊也漁人燕子卽所見以自傷亦以自况也匡衡抗疏功名薄衡以數上疏陳便宜不數年至公卿公抗疏不減匡衡而遭際不如故曰功名薄也九歎序曰向以博古敏達典較經書追念

屈原忠信之節故作九歎歎者傷也息也向數奏封事不用而典較五經非其素志故曰心事違亦以自比也七歌云長安卿相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此所謂同學者蓋長安卿相也曰少年曰衣馬輕肥公之目當時卿相如此其相輕之意正在言外孟陽云公詩厚祿故人書斷絶曰自輕肥亦有望其不相存之意

聞道長安似奕棋百年世事不勝悲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直北關山金鼓振征西車馬羽書遲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

所思

左傳奕者舉棊不定不勝其耦曰長安似奕棊言當國者如奕棊之無定算故貽禍於百年之遠而不勝其悲也幸有曰不及百年其爲戎乎百年世事用幸有之言也當年誤國之臣如林甫國忠輩其第宅已更新主矣自玄宗倚仗蕃將專制節鎮而肅宗以中官居重任文武衣冠亦異於昔時矣以致戎虜交侵海內版蕩金鼓未息羽書交馳惜哉魚龍寂寞故國平居無所短長於世而徒抱百年

世事之悲也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閒西望瑤池降王母東來紫氣滿函關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聖顏一臥滄江驚歲晚幾迴青瑣炤（一作點）朝班

此記蓬萊宮獻三賦之事也瑤池二句記天寶時事王母指貴妃也唐人詩以王母喻貴妃不一而足以貴妃曾爲太真宮女道士也公詩亦曰惜哉瑤池飲又曰落日留王母也天寶元年玄元降形云有靈寶符在函谷關

尹喜宅上發使求得之故曰東來紫氣滿函關也雖記天寶承平遺事而荒淫失政亦略見矣雲移二句記獻賦時朝儀之盛曰識聖顏者公於是日以布衣親見玄宗所謂往時文彩動人主也落句方及拾遺移官之事

瞿唐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花萼夾城通御氣芙蓉小苑入邊愁朱簾繡柱圍黃鵠錦纜牙檣起白鷗迴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此記祿山陷長安事也玄宗自秦幸蜀故有

瞿唐曲江萬里風煙之句開元中廣花蕚樓
築夾城至芙蓉園曰通御氣日入邊愁則歌
舞樂遊之地一切傷殘而宗廟宮闕不言可
知矣此序事之妙也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
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波漂菰米沈雲黑露
冷蓮房墜粉紅關塞極天唯鳥道江湖滿地一
漁翁
此借武帝以喻玄宗也兵車行云武皇開邊
意未已韋應物云少事武皇帝唐人皆然織

女以下四句模寫昆明池清秋景物而天寶喪亂玄宗僊遊之後凄凉黯淡如在目前關塞鳥道眼中之地也江湖漁翁眼中之人也故國舊臣俯仰上下情見乎詞矣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閣峰陰入渼陂紅豆（一作香稻）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佳人拾翠春相問僊侶同舟晚更移綵筆昔遊（一作昔曾）干氣象白頭吟望苦低垂

此記在長安時遊宴渼陂之事也僊侶同舟指岑參兄弟輩也此公最得意之遊最得意

之詩蜀中寂寞追思故有吟望低垂之感公
詩云氣衝星象表詩感帝王尊此云綵筆昔
曾干氣象葢公與岑參輩遊長安在天寶獻
賦之後故秋興卒章更三歎於此也遊城南
記曰圭峰紫閣在終南山寺之西圭峰下有
草堂寺紫閣之陰即渼陂故曰紫閣峰陰入
渼陂也

收京

衣冠却扈從充復有羣公
劉辰翁曰衣冠却扈從爲還京之喜與先生

之不及扈從而今扈從道旁觀者之歎班行回首之悲盡在一却字中辰翁評杜多於虛字著眼亦小小閒架耳於杜詩實無所解姑舉此以例之

牧齋初學集卷第一百八